

再见时,笑容洋溢在满是皱纹的脸上

本报记者 程绩 特约撰稿 严湛

“没想到,那个飞虎队员在找我。更没想到,我们还能在美国相见,”王智打开电脑中整理好的相片,一张张介绍她去年10月和拉森再见时的情景,尽管已是一位75岁的古稀老人,但说起这段战争中的奇缘,她的微笑依然纯真,宛若70年前穿着白裙的豆豆。

其实,战争带给王智的回忆并不好甚至有些残酷,但是拉森拍摄的照片和他对中国人的感情,让她觉得十分温暖。

“驼峰天使”的女儿

“我的母亲是一个香港人,她响应祖国号召,从香港回大陆参加救国医疗队。”王智告诉记者,她的母亲名叫林德君,抗战胜利时在重庆空军总部附属医院做护士,拉森和他的战友都认识她,叫她Mrs. Rosetta Lin,并且知道她有个美丽可爱的女儿。

抗战时,因大量援华美国空军受伤,急需英语流利的护士,所以当时香港、澳门和内地有很多教育背景良好的女孩,在宋庆龄组织的“保卫中国同盟”等民间团体号召下,志愿到战地医院帮助伤员,这些人被称为“驼峰天使”。

林德君每天都要护理伤员,很多人受伤后仍驾机飞回机场,很多人迫降后被中国民众送到飞虎队美军医院,很多人伤势过重,他们在中国的大西南,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

战地医院气氛压抑,这时年仅5岁的豆豆就成了病房里的“开心果”,王智回忆道,“我只记得那时我经常在病房里窜来窜去。”拉森则回忆称,“我的很多战友都知道豆豆,大家都喜欢这个小不点,爱和她开玩笑。”

其实,年幼的豆豆经历跌宕起伏,1940年她在四川出生后,母亲抱着她回到香港,但一年多后1941年12月8日香港也被日军占领,国仇家恨,母亲林德君再次志愿来到重庆战地医院,而襁褓中的豆豆则在一个阿姨的怀抱中历经逃亡,先后来到四川、广西、云南等地,在大西南兜了一个圈之后,才来到重庆回到妈妈身边。

重逢,在拉森的寿宴上

抗战胜利之后,小豆豆命运多舛,1946年母亲因车祸去世,一年后父亲也因病去世,根据父亲遗嘱王智随父母辗转南京、广州、重庆、北京,1951年到了辽宁鞍山才安定下来。王智



■ 2014年王智和拉森在美国重聚

王智 供图



■ 70年前,拉森在苏州河畔拍摄的四行仓库照片(原图为彩色)

学习努力,1959年进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,毕业后1971她调到新疆,与相同专业的丈夫一起从事石油地质勘探。30多年中,先后在乌鲁木齐、克拉玛依和库尔勒工作。

“看着新疆的变化,从前的地窝子变成了一排排新楼,走过的泥泞小路铺成了柏油大道,不知不觉自己也老了。”王智说。

2013年,确认自己就是70年前和拉森合影的小女孩后,王智就一直想再见拉森,一年后她如愿以偿,和丈夫来到美国。“通过电子邮件,我告诉拉森自己来美国了,他十分激动,特意寄来了卡片,邀请我们全家一起到奥斯汀,参加他10月举行的90岁生日派对。”

终于再见,拉森精神矍铄,让王智十分惊讶,“一见面他就给我一个拥抱,他向每个家

人朋友介绍我,兴奋时,还现场跳起交谊舞。”拉森则说,与豆豆的重逢是自己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。

生日宴开始前,拉森告诉王智,要给她一个惊喜。宴席上的每张餐桌上,都摆放着拉森各个时期的照片,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他在中国参加二战时拍摄的,还有两张是照有王智的照片。宴会即将结束时,拉森在亲友的欢呼声中走上讲台拿起话筒,“今天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,我要送给她一份特殊的礼物,就是70年前我和她的照片。”原来拉森将自己与豆豆的合影重新冲印出来,装裱后作为礼物送给王智。这一幕,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个人,全场近百名宾客簇拥而上,把拉森团团围住,感慨“这太不可思议了”。

想来中国参加抗战纪念

目前全美在世二战老兵近86万,年龄都在85岁以上,91岁的拉森就是其中之一。根据美方的统计,这个群体以每三分钟去世一人的速度不断减少。

记者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到正在奥斯汀家中的拉森,老人目前的身体状况依然十分好,坚持摄影和高尔夫两大爱好。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,拉森表达了想要

录的。1944年圣诞节拉森是在战壕里躲避轰炸中度过,“日军轰炸昆明基地时,炸弹从空中扔下,基地以及空军住处几乎全部毁坏”。有一天晚上日军来袭时,他立即跑进防空壕沟,但为时已晚,“壕沟里面全是人,我逃到稻田里,幸好那时稻田已经排水放干了,日军和美军飞机就在我头顶相互追逐。”

记者手记

历史并未走远

拉森告诉我,战后回到美国,他经常翻看自己拍摄的中国照片,“我很留恋中国的食物,另一方面,中国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”回美国继续大学学业时,拉森特意选修了中国历史和文化课程,他将中国的照片做了一套幻灯片,给不同的人看,讲述中国的故事。

拉森的镜头饱含着他对中国的感情,西湖杨柳依依波澜不惊,导游妇女细眉小嘴,阳光底下伸出纤纤玉手。农村坐在麦垛上的女孩;微笑的舟家姐妹;大笑的小小童子军;美食前面的粉笔字菜名牌;酱缸堆砌;小溪里,舟楫叠叠。

但也不乏悲伤,貌美的贵妇坐着滑竿,皮肤黝黑的老农蹒跚前行。皮包骨头的男人,肩挑着担子,脚上点点烂肉。

一个测绘兵,却在战地做了一件比摄影师更加尽职的事。

时间过得飞快,发生在70年前的事情,现在通过照片看来依旧清晰。对于年轻人来说,尽管发生的时间相当遥远,但是仍然会感觉到二战离现在是如此的近。我想,这就是拉森和这本影集,对于2015这个纪念年最大的意义。

历史其实并没有走远。

两百多幅彩色照片,历经大半个世纪,经过冲洗、翻印和印刷,仍旧色彩鲜明,质感强烈,把人的心一下子就拉到现场。

战争中的中国人,人民的脸上还挂着笑容,并不沮丧。也许他们心里面一定想着,尽管现在有苦难,但是和平之后,中国一定有美好的未来。

战争中的美国士兵,与日军在空中周旋,维护驼峰航线这一战略空中通道的畅通,很多美国人为此在异国献出了生命。

中美关系经历过风风雨雨,波澜起伏,但至少在这些照片上,看到的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,美国军人和中国军人、中国的百姓彼此帮助,一起抗战到底的团结和决心。

拉森告诉我,《飞虎队队员眼中的中国》英文版(China in the Eyes of Flying Tigers)在美国出版后,一个年轻人专程拜访自己,他的祖父是一名飞虎队P-40战机飞行员,祖父的飞机曾在1944年被敌军击落,在被弹射出机舱的过程中受了重伤。他找到一间农舍向住在那里的人求助,他们不会说英语,但找来了可以为飞行员提供急救的人。在接下来的两周,飞行员被小心而隐蔽地转移,由医生给予医疗看护,并被安全送回美国空军基地。

正如2008年11月18日,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复旦大学演讲时提到的,美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,二战期间,美国飞行员在中国上空被击落后,中国公民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的呵护。

程绩

(上接A14版)

“驼峰”上的测绘兵

尽管拉森的影集中看不见硝烟,但是战争不可能不残酷,特别是在抗战末期,不甘心失败的日军对“驼峰航线”进行最疯狂的轰炸,拉森作为第14航空队的测绘兵,和中国人民一起经历了生死考验。

1944年6月,拉森作为一名新兵从靠近孟加拉国和喜马拉雅山的查巴飞越“驼峰”来到昆明的空军基地时,他仅在小时候有过一次乘坐飞机的经验。

“驼峰航线”全长近900多公里,地势海拔均在4500-5500米上下,最高海拔达7000米,山峰起伏连绵,犹如骆驼的峰背,是中国抗战战略物资生命线。每次飞越驼峰航线都是“死亡之旅”,一位美国老飞行员曾

写过:“在天气晴朗时,我们完全可以沿着战友坠机碎片的反光飞行,我们给这条洒满战友飞机残骸的山谷取了个金属般冰冷的名字:‘铝谷’。”

“驼峰航线”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持续时间最长、规模最大、飞行条件最艰险的空中运输线,也是一条支撑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通道。据统计,1942年5月至1945年8月,中美在这里共损失飞机1500架以上,牺牲飞行员近3000人。

拉森刚投入战场时,原计划被训练成为军事摄影师,从飞机上拍摄航空照片。后来P-38战斗机安装了自动航空摄影系统,拉森就成了测绘兵,根据飞机拍摄的照片绘制出地图和海图,以便战斗机飞行员、轰炸机飞行员和投弹手能够准确锁定目标。

战争中的血腥和残酷,拉森是用文字记

再次到中国的愿望,特别当他知道了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葬有近2000名美国二战空军战友,他的愿望就变得更强烈了。

1945年底,拉森回到美国退伍后,于1946年1月重返波士顿大学读书,毕业后的40年里,他在波士顿、纽约、得克萨斯州等地的各社区福利基金会和慈善机构工作,做过干事、主任、总干事等职位。拉森现居住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,有五个子女和五个孙子女,妻子玛格丽塔是现任德州特殊奥林匹克组织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。

战后70年,拉森曾3次回到中国,2001年6月他返回阔别55年的上海和杭州旅游;2006年10月拉森再次来上海,陪同夫人考察2007年上海特奥会场馆;2007年10月他又一次来上海,再次来到熟悉的国际饭店、和平饭店、苏州河,惊叹上海的巨大变化。